

当下农村生态的屏风式展示

□邱引

乡土小说在现当代文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阿Q已是永恒的经典，沈从文借翠翠来构建他的精神乌托邦，而在当代文学史上，也不乏张炜、贾平凹这样的大家。魏思孝从描写小镇青年入手，开启了他的文学生涯。虽然已在城市安家，但他经常回老家看看，与完全脱离农村生活困守书斋的作家不同，魏思孝的双脚始终扎根于农村的泥土，他熟悉村庄的一草一木，了解每一个村民的脾气秉性。他的《土广寸木》是一部当下农村社会的百科全书，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如同一扇扇屏风，你方唱罢我登场，许多故事情节不过分虚构渲染，几乎纯用白描，读来却令人震撼。

魏思孝笔下的人物呈现出本来如此的状态，有善心也有恶意，既磊落又猥琐。在小说的第一章节，魏思孝以馒头为媒介，讲述了刘长生的一生，他是千百万农民其中的一个，过着最普通不过的生活，他本质上是善良的，但也有农民的牢骚和狡猾。拥有同样品质的还有老太太老付，她是这部小说中人物形象最鲜明的一个，由于魏思孝以他的母亲为原型塑造了小说中的老付，老付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语都特别传神。老付勤劳能干，对于生活乐天知命，但她也自私小气，爱贪小便宜。魏思孝几乎原生态展示了老付、刘长生等一群农民的日常生活，他没有采用俯视的怜悯和批判，而是以零度叙事的方式告诉读者，当下这里的农民就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魏思孝 著
《土广寸木》

是这个样子的。

魏思孝在《土广寸木》中不预设立场，不做价值判断，但读完这部小说，为何读者感受到了震撼，原因就在于，魏思孝笔下的农村生活极具质感，即使一个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也可以感受到，他描绘的农村生活如在目前。如《馒头》这一章中所写：“寂寥的阳光从屋顶烟囱旁边的通风口斜入，蒸汽滋滋往外冒，灶膛将刘长生的脸面映衬得如喷上红漆，他又把一根粗壮的木棍扔进去，等它燃尽，余火及锅里的蒸汽，足以让馒头熟透。”如果没有真切的乡村生活经验，纯靠虚构杜撰，是不可能写得如此逼真的。再如《查体》那一章：“她那张原本黝黑的脸已经被密麻的老年斑占据，三角眼在道道皱纹的围剿下所剩无几，如一颗干枯的枣核，分不清眼白和瞳

孔。”此类对农村风貌和农民身心刻画，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比比皆是，正因为这种纤毫毕现的表现，才使得这部小说有了坚实的底座。

除了细腻的生活质感，能引起读者强烈共鸣的是魏思孝表现出的惊人的洞察力，他可以用寥寥几句话，洞穿事物的本质。在《酒》那一章中，魏思孝写道：“父亲不知所踪，不立碑，也是抱着一线希望，人还活着，似乎立了碑，就默认了他的死亡。”魏思孝将一个儿子对走失的父亲的情感一语道出，明明知道父亲可能去世了，但心中那份割舍不下的亲情，还是让儿子做出了不立碑的举动，是自我欺骗，也是自我安慰。再如魏思孝对书中人物李宝总结道：“如果说，宏远润滑油能润滑天地，那么李宝也是润滑油，是对话的引子，行走在干裂且粗糙的乡村中，把这块看似凋敝荒凉的村庄，润滑出欢声笑语。”李宝在村中是一个笑话式的边缘人物，他是村民茶余饭后的笑谈，魏思孝用润滑油作比喻，几句话将李宝的身份地位以及命运说得明明白白。

受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影响，魏思孝也擅长聊斋体的写作手法，他围绕人物来写，不注重故事情节，着力描写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命运。具体到行文中，他写完一个人物，往往荡开一笔，再写与这个人有关联的人。这种屏风式的写作可谓魏思孝的独创，极大地开拓了长篇小说的包容力，拓展了叙述的空间，群像式的展示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作者为中学教师）

在海的潮汐中谛听人的心音

□向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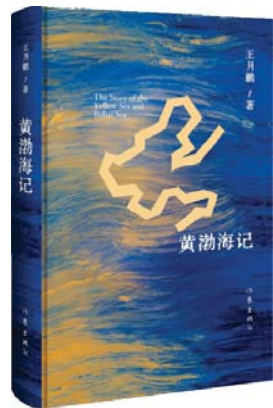
“海水是咸的，汗水是咸的，泪水也是咸的，它们与盐有着同样的味道。”大海汹涌，大海沉默，人生起落，海知道。《黄渤海记》就是这样一本“含盐”的书，能引领人感受自然的魅力，思考生活的真谛，让心灵和精神在历史中得到滋养和引领。

《黄渤海记》是作者王月鹏围绕海洋创作的第四本书，如果说前三本是对海的抒情诗，这一本更像面朝大海的沉思录，书中《亦耕亦渔》《赶小海》等很多篇章，都以文学的视角、历史的眼光体现出对海洋生态和资源的关注，引人深思。

书中关于海的文字如静水深流，那种从容清静让人联想到梭罗的《瓦尔登湖》。但与美国纯自然文学的理念与风格不同，作者笔下的海与自然并不游离于人世之外，而是带着创作主体的心

怀与人文思考，天然散发着让人感到熟悉的温度与气息，氤氲着东方情思和意蕴，恰似传统山水画里着墨不多的屋舍、游船、人影，透着世俗味与烟火气，读来更加亲近可人。

包括《新型关系》《开冰凌》在内的很多篇什都或多或少流露出一种自我反省的意识和态度，有时是面对浩瀚的历史与自然，



《黄渤海记》
王月鹏 著
作家出版社

作为人类一员的感喟；有时是面对具体的人与事，作者个体的反思。这些文字平和淡泊，要言不烦，有画龙点睛之效。

书中提到很多古代历史掌故，《蓬莱叙事》中蓬莱神话、秦台传说、先民的海神信仰、历史长河里让人难忘的钓者背影等，带有辽远历史元素的文字构成了一面面镜子；《芙蓉坡》《一座新城》等篇章，用文学的语言勾勒出黄渤海地区近代以来沧海桑田的变迁，不乏思辨色彩；《海边“异人”》一章介绍了古往今来胶东半岛的很多名人，所谓“人杰地灵”，对这些名人的介绍极大增强了黄渤海地域的文化魅力。以史为鉴知兴替，以人为鉴正衣冠，这些内容的书写和阅读，对作者与读者而言，就是一种自我照见和审视。

《民俗中的怕和爱》一章中介绍了很多胶东地域的风俗文化密码，比如“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说怎么来的？你是否了解“放长线钓大鱼”的真正含义？渔家婚嫁为何彼此不收贺礼金？渔民出海有哪些禁忌和传统仪式？胶东一带活色生香的美食里藏着主妇哪些巧思和寓意？通过这些具体可感的“怕和爱”，作者传递的是人类面对自然、历史、传统等应有的敬畏。

“对于大海，我们并不比一条鱼了解更多。”这是生命个体面对大海的一种自况。联想到作者对海的执着书写、对文字的精益求精，人们也能从中读出其在文学面前的谦卑。起伏吐纳的海是一间课堂，一本大书，也是一架显微镜、一块试金石。《黄渤海记》是一部关于黄渤海的沉思录，一场别样的文史海味之旅，它以海浪撞击情思，涌动文字，引领读者沉浸式体验蕴蓄万年的历史脉搏与人文呼吸。

（作者为出版社编辑）

万亩苇荡里的战地圣歌

□张建波

著名作家王方晨长篇新作《地啸》以拓荒者的姿态，还原一段战争年代的历史本相并深度反思战争对于人性的戕害与荼毒，借助于罗小虾这一人物的生命历程，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黄河口万亩苇荡的“悲伤逆流成河”的抗日故事。

小说以黄河口“北大洼”为地理标识，追叙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抗日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真假善恶美丑，小说是一把刻刀，镌刻出世态众生万象。王方晨手持锋利的剃刀，在战争废墟之场，手起刀走，删繁就简，刻出了形神各异的人物形象：罗得宝、宋兰香、罗小虾、李墨川、老萧、老黑、小鬼火、潘井次郎、山本太郎……留下了一块块烟火弥漫、真实可感的故事碎片，连缀起遥远的战争记忆。

因家乡水患而背井离乡的罗得宝，在黄河口巨大无边的芦苇荡边依水结庐。他以占有土地的雄心壮志，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地上建设家园，逐步让皂坝头变成了一个松散散散的小村落。妻子宋兰香从家乡寻亲而来，为一口吃食不得已委身于船公，生下了一个与罗得宝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孩——罗小虾，让原本温情的家庭关系坠入冰点，成为家庭纠葛、情感冲突的导火索，以前无比快乐和幸福的耕种，幻化成一团可怕的阴郁的死气。

八路军锄奸队队长李墨川以收苇人身份的出现，让罗得宝知道了“农民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债利高，苛捐杂税多如毛”“穷人只有三条路，要饭、上吊、坐监牢”。

面对1943年日军“大扫荡”，对皂坝村孩子“点天灯”的暴行，老萧、老黑组建了二十人的“皂坝头罗团”抗日以图血洗冤仇。罗得宝害怕战乱而试图举家迁归鲁西故乡，被老萧削去了两个脚趾头，因此生怨结仇，活成了一个浑身怨气，像一

棵蒿巴草的窝囊汉。老萧在芦苇荡里设下八卦阵伏击日本兵两败俱伤的惨烈场景，与罗得宝在死尸横陈的芦苇荡里找到血迹斑斑的老萧意图报私仇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极大的冲击力。

宋兰香作为一个敢爱敢恨的鲜明女性形象浮现于文本中，她在日军“大扫荡”中失去了三个孩子，对窝囊而偏执的丈夫罗得宝“恨铁不成钢”，她以天性的母爱护佑唯一逃生的孩子小虾，对老萧情有独钟并且抚养着老萧的一双儿女。

小说并不拘泥于宏大叙事，而是从人物的生存视角揭示战争的罪恶与残暴。日本军官潘井次郎坐在旧椅子上，用望远镜观望被“点天灯”的孩子们在空地上四处狂奔，最终被烧死的情景，老萧的女人被逼疯，因不知逃命而被日军豁开肚子的暴行，让皂坝村的村民在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惨痛之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复仇之路。

小说中的这些描写，意在真实地还原历史本相，是对战争叙事的个性化开掘，是对人性道德的重新审视。

面对不可回避的残酷战争，小说呈现的人物命运迥然不同。罗得宝性格偏狭，蜷身于家庭一角，逃避战争而不忘私仇，对非亲生儿子小虾的仇视乃至试图谋害，对老萧削去其两个脚趾耿耿于怀并无休止地伺机报复，而同样面临残酷战争的老萧和老黑，则走上了一条奋勇抗日的道路，在芦苇荡设八卦阵，在十里坡配合打阻击战，奔走于大地之上。老萧身中三弹大难不死，老黑背着英雄的尸首回家，为家国存亡留下了一曲战地悲歌。

真实残酷的历史在作家冷峻的笔下——呈现，没有谁能避免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没有谁愿意去主动经历生与死的考验。小说中杀人如麻的潘井次郎战败回国后，偏居乡间研究佛学与茶道，更

像是现实人性复归的暗喻。

小说文本时间跨度长，从1935年到1999年，和平年代对于萧子恒将军的叙写，聚焦将军与故乡的话题，不仅是与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的鲜明比照，更是对那一段历史的补充和解密。

一个真正的将军与生俱来的沉静与威严，在警卫员余涛涛那里显现无遗。同时，作为老萧的儿子，现在的大军区副司令员萧子恒，对于那段真实历史的详尽补叙，让历史的真相渐行渐近。而现实的难题也层出不穷，两市竞争上马十四万吨乙烯工程的现实博弈，将军女儿萧心言对工程项目的插手周旋，皂坝头村改为将军村的倡议，现实终将成为历史，感性与理性的博弈永远是进行时。

小说文本深沉蕴藉，情节穿插交织，设谜解扣，层层深入，充分激活读者的阅读期待，老萧的生死不明留下悬念与猜想，将日本兵放逐于茫茫无边的芦苇荡，是惩罚还是宽容，更难以言说。小说语言老辣洗练，尤其是诗一般的语言中，熠熠生辉。

“磨镰刀的声音在寂静的夜色里清晰而响亮，像有一把细长的利剑在飞速地割风”，寂静之夜，磨刀霍霍，心怀利刃，杀心待起；“镢头高高地落下来，迎着阳光像猝然坠下了一块晶莹剔透的冰”，光影之处，幻象迭生，土地之情，油然而生；“那轮气息奄奄的夕阳，浮在芦苇的尖梢上，疲惫地喘息着，徒劳地诉说着自己深重的恐惧与绝望”，以物拟人，以景衬心，将战争的恐惧与人心的绝望和盘托出。

《地啸》以史鉴人，以人阅世，人性善恶的强烈对比，人生命运的艰难抉择，人间悲欢的隐显沉浮，无不被战争的轮盘所裹挟所倾轧，覆巢之下，山呼海啸，往事可堪回首，历史尘埃落定，一曲战地悲歌，如警钟长鸣不已。

（作者为山东政法学院教授）